

华中科技大学文科学术丛书

刘献君 主编

方言平议

汪平 著



华中科技大学出版社

方言平议



汪平著

华中科技大学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方言平议/汪 平 著

武汉:华中科技大学出版社, 2003年3月

ISBN 7-5609-2893-5

I. 方…

II. 汪…

III. 汉语方言

IV. H17

方言平议

汪 平 著

责任编辑:钱 坤

封面设计:潘 群

责任校对:章 红

责任监印:张正林

出版发行:华中科技大学出版社

武昌喻家山 邮编:430074 电话:(027)87545012

录 排:华中科技大学惠友科技文印中心

电话:(027)87543977

印 刷:华中科技大学印刷厂

开本:850×1168 1/32 印张:9.375 插页:2

字数:218 000

版次:2003年3月第1版 印次:2003年3月第1次印刷

ISBN 7-5609-2893-5/H·458

定价:16.80 元

(本书若有印装质量问题,请向出版社发行部调换)

内 容 提 要

本书是作者 1981—1995 年间研究汉语方言的成果总结。按方言的类别分, 本书主要研究吴语, 其中以苏州话为多, 兼及常州、宁波话和上海口音的普通话。此外, 还有西南官话, 主要是贵阳话; 以及湘鄂赣边界的赣语: 平江和大冶话。按语言内部分类看, 本书研究语音的内容最多, 包括对全国汉语方言连读变调规律的探讨和四呼情况的综合研究, 同时有个别方言的研究, 包括对苏州、常州、宁波等方言连读变调的研究, 对苏州、平江、大冶等方言语音系统的研究, 以及关于上海口音普通话的研究, 这是对不纯的方言的一种初步探讨, 是以往没有人做过的。其次是词汇、语法特点, 记录了苏州话里纯粹见于口语, 写不出本字的词汇; 苏州话北京话词汇比较则是一篇方言共时比较的文章。本书还讨论了苏州、贵阳方言的主要语法特点, 以及西南官话的重叠式等。

目 录

第一章 通议	(1)
第一节 关于“连读变调”的再认识	(1)
第二节 汉语方言四呼比较	(11)
第三节 “上声”的“上”读音小议	(34)
第二章 苏州方言	(36)
第一节 语音	(36)
第二节 词汇	(68)
第三节 语法	(106)
第四节 其他	(130)
第三章 其他吴语	(138)
第一节 常州方言的连读变调	(138)
第二节 宁波方言连调的探讨	(170)
第三节 上海口音普通话初探	(180)
第四章 贵阳方言及其他西南官话	(202)
第一节 贵阳方言的语音系统	(202)
第二节 贵阳方言的语法特点	(220)
第三节 湖北省西南官话的重叠式	(245)
第四节 关于毕节方言的讨论	(248)

第五章 赣语.....	(251)
第一节 平江长寿方言的语音语法特点.....	(251)
第二节 大冶(陈贵)方言的音系特点.....	(270)
参考书目.....	(286)
後记.....	(291)

第一章 通 议

第一节 关于“连读变调”的再认识^①

关于汉语方言中的连读变调现象，国内外学者已经发表了大量的文章进行描写。我们想就其中的一些带理论性的问题谈几点初步意见，以就正于国内外学者。

一、连读变调的产生及其在语言中的作用

通常认为，汉语的绝大部分字都是一个字代表一个音节。每个字有一个单字调，即本调。字与字组成字组。在语流中，字组内的各个字的声调往往跟本调不同，这就是连读变调。它的产生跟汉语词汇的双音节化有关。以北京话为例，有的是其中一个字的声调变为另一个声调，如两个上声相连，前一个上声读如阳平：有井 = 油井；有的是其中一个字出现新的调形，一般来说是趋于简化，如上声在其他三个声调前调形由曲变直：北 $pei \uparrow$ → 北京 $pei \uparrow k tciŋ \uparrow$ ；再有的是後字声调弱化，失去原有的调形和音高，即变为轻声，前字的声调封裹住了整个字组，如：子 $tʂɿ \uparrow$ → 椅子 $i \uparrow k tʂɿ$ 。许多方言还有比上述情况丰富得多的变调形式。

连读变调产生于实际语言中，反过来又加强了语言的表达能力。在很多方言中，一些写下来看不出区别的字组，由于变调形式的不同而具有不同的意义，这裏可以有三种情况。

① 原载《语言研究》1986年第1期，署名“五菴”。

一是字形相同，但内部结构和语法单位的级别不同，意义也不同。例如在北京话裏：

打手 ta ʂou {
 ʅɿ ʅɿ 名词：帮凶
 ʅɿ ʅɿ 词组：碰手

在定海话^①裏：

生蛋 saŋ de {
 ɣɿ ʅɿ 名词：不熟的蛋
 ɣɿ ʅɿ 词组：(鸡)下蛋

二是字形和内部结构都相同，但词性或语法单位级别不同，意义也不同。例如在苏州话裏：

过分 kəu vən {
 ɣɿ ʅɿ 词组：闲话讲得忒 ~ 戆话说得太过头了
 ɣɿ ʅɿ 副词：吃得 ~ 多弗好吃得过分多不好

在平遥话^②裏：

光光 kuəŋ kuəŋ {
 ʅɿ ʅɿ 副词：~ 来了块你
 ʅɿ ʅɿ 形容词：~ 底颗头

三是字形、内部结构、词性都相同，仅仅是意义不同。例如在定海话^③裏：

黑人 hɿ? ɳiŋ {
 ɳɿ ʅɿ 没有户口的人
 ɳɿ ʅɿ 黑色人种

在潮阳话^④裏：

① ③ 引自方松蕙 1985。

② 引自侯精一 1980。

④ 引自张盛裕 1979。

日头 zik t'au { $\begin{cases} \eta_{1L} \uparrow & \text{太阳} \\ \eta_{1L} & \text{日裏, 白天} \end{cases}$

二、研究连读变调的意义

研究连读变调实际上是把语音现象放在语流中进行分析, 这才是真正对实际口语语音的研究。在吴语这样变调十分丰富的方言中, 一些单字由于没有单独使用的机会, 始终处于变调的状态, 以致人们已经说不上他们的本调是什么了。例如上海话: 世界 = 书架 sɿr ka ɿL, “世”字读同阴平字“书”的连调式。由于“世”字一般不单用, 据我们的调查, 几乎百分之百的发音人都把单字“世”读同“书”。就是在变调不丰富的北京话裏, 一些不单用的轻声字“的”təi、“着”tʂəi, 也同样不能单念。如果只是研究孤立的单字音, 就无法处理和解释这些现象。20 世纪 30 年代, 有一本陆基编的《注音符号 苏州同音常用字汇》, 有不少优点, 可惜作者不懂连读变调, 把苏州话的声调弄乱了^①。但是, 随着连读变调研究的不断深入, 在上述现象面前, 我们已经可以不再束手无策了。

上文我们说的是连读变调对于语言的使用者的用处。对于语言的研究者来说, 这种连读变调还可以成为分析语言结构层次的工具之一。在书面语中, 很多同形歧义的语言片段, 在实际口语(包括各种方言)中, 其实是可以透过不同的连读变调来区别意义的。严格地说, 北京口语裏的打手ɿr ɿt 和打手ɿr ɿ、定海口语裏的黑人ɿ ɿt 和黑人ɿ ɿt 分别是两组不同音的词语, 並不出现歧义。可以说, 研究歧义而不注意连读变调将很难得到完满的结果。

① 请参看李 荣 1983 § 1.1。

通过研究连读变调，还可以帮助我们确定同一方言区内不同方言片的划分。以前，我们较多地把单字调调类、调值当作划分方言区、片的标准。其实，在连读变调复杂的方言地区，往往声母、韵母和单字调没有大的区别，所谓乡音不同，只是连读变调不同。例如上海市奉贤县东乡、西乡的声母和单字调相同，只有两个韵母有细小差别，但两地语音在听感上明显不同，就因为有着近三分之二的连读变调类型不同，根据这个标准就可以画出东乡、西乡间的同音线来。

在已有的连读变调材料中，已经发现，不少方言在单字调中不能区别的调类，可以在连调中区别开来。例如在温岭话中，单字调阳平和阳上都是 31，桥 = 兆 dʒiɔŋ，但在连调中，桥头 dʒiɔŋ dʒiɔŋ ≠ 兆头 dʒiɔŋ dʒiɔŋ，阳平和阳上不同^①。在川沙话中，单字调阳平、阳上都是 213，瓷 = 市 zɿɿ，但在连调中，黑瓷 hɛɿɿ zɿɿ ≠ 黑市 hɛɿɿ zɿɿ，阳平和阳上不同。这种现象说明，有些变调可能反映了比所谓的本调更古老的面貌。由于语音的历时变化，有些古调类在单字音中合併消失，却还保留在连读变调中。因此，某些变调现象也许是研究古声调的有用材料。

不过，不能说所有的变调都比本调更古老。例如，平遥话单字调不分阴阳平，铅 = 墙 tɕ'iaŋɿ，但在连调中可以分别，铅笔 tɕ'iaŋɿ piɿɿ ≠ 墙壁 tɕ'iaŋɿ piɿɿ^②。当然不能说分阴阳的平声比单一的平声更古老。新派上海话阴去、阴入单字调是不同的，但以阴去开头和阴入开头的连调类型已合併为相同的了，如：四年 sɿɿɿ ni ɿɿ，一年 ɿiɿɿ ni ɿɿ。

① 引自李 荣 1985, p.65—97 “温岭方言的连读变调”。

② 引自侯精一 1980。

三、语音词的声调

有的学者根据某些变调比本调更古老这一点，认为通常说的变调应该是本调，而本调应该是变调。我们认为，脱离具体的方言，笼统地纠缠哪是本调、哪是变调是说不清的，应该抛弃本调和变调的说法，从共时的角度重新认识连读变调。

在语流中，每一句话都会有各种长度不同的停顿，长的停顿在书面上大都用逗号、顿号来表示，短的停顿在书面上一般不用记号。这里，我们将引进语音词的概念。在语流中，每两个停顿之间的语言片断就是一个语音词。它是一个语音学的概念，跟语法学没有直接关系；它可以是单音节的，也可以是双音节或多音节的；它可能等于语法上的一个词，也可能不是。语音词不是由语言学家划分，而是由说话人划分的。它很灵活，说话人可以按照自己的习惯或意愿在一定限度内自由地划分语音词。下面是一句苏州话的例子，用竖线或圆圈隔开的都是不同的语音词^①：

1. 我去买|拖畚柄 5. 我|去|买|拖畚柄
2. 我去|买°拖畚柄 6. 我去|买拖畚柄
3. 我°去买|拖畚柄 7. 我°去|买拖畚柄
4. 我|去买|拖畚柄 8. 我去|买|拖畚柄

此外，“拖畚柄”一词又可有“拖畚柄”和“拖畚°柄”两种读法。这样，上述句子就有十六种说法。这也更证明语音词的切分跟句法结构的切分是两回事，二者可能一致，更可能不一致。

每个语音词都有一个独立的声调。如所周知，声调是超音段的，所以，一个声调可以覆盖两个或更多音节的语音词，单音节语音词的声调就是通常说的单字调（下面简称单音节调）。双音节或多音节语音词的声调即连读调（下面简称双音节调、多音节调），

^① 请参看钱乃荣、石汝杰 1983。

他们可能跟单音节调相同（如苏州话），也可能不同（如北京话），但每一个方言的语音词的声调都是确定的，并且一般不会太多。以前认为一个声调只能覆盖一个音节，一个语音词有几个音节就给它标几个声调，如果这些声调跟单字调不同，就称之为变调。现在我们认为，所有语音词的声调，不论覆盖几个音节，都有同等的地位，在罗列某个方言的音系时，应该全部列出。在标音时，每个语音词只标一个声调，不论它包括几个音节。

实际方言的声调是丰富多样的，说某些方言中双音节调跟单音节调相同，多音节调又跟双音节调一样，其实并不是简单的完全同一。在这方面，我们得到了沈同《新派上海话声调的底层形式》^①一文的启发。沈文运用国外生成音系学（Generative phonology）的自主音段理论（Autosegmental theory）来解释新派上海话的声调，通过对底层语音形式的分析，主要采用增加一条尾音规则和一条低调延伸规则的方式，较好地解释了在表层形式上各不相同的新派上海话声调现象。这使我们联想到，对其他各种表层形式复杂的方言声调，也都可以采用类似（不是一样）的方式，以得到比较满意的解释。

过去有些论文中有不成词变调和成词变调，或窄用式变调和广用式变调的说法。按照上述认识，所谓成词变调或广用式变调，就是一个双音节或多音节语音词的声调，音节间没有停顿。而不成词变调或窄用式变调则是一个以上语音词的声调，语音词之间有短的停顿。语流中短停顿前的那个音节的连读调或单字调往往有些小的变化，这应看作是他们的变体。下面是例句“我去买拖畚柄”的第2、3、7三种读法的标音，其中第7种的“拖畚柄”改标为两个语音词。

2. ŋəu ɲ tɕ'i ɲ |maɲ ʔtəu ɿɿ fən ɿɿ pin ɲ

① 请参看沈 同 1985。

3. ɣəu ɳɿ ʔtɕ'i ɳɿ mɑɳ|təu ɿɾ fən ɿɾ pin ɳɿ

7. ɣəu ɳɿ ʔtɕ'i ɳɿ|mɑɳɿ təu ɿɾ fən ɿɾ ʔpin ɳɿ

不承认本调和变调的区别，给他们以平等的地位，是就对他们性质的认识而言的。这跟对一个陌生方言的声调调查方法是两回事。就多数情况来说，一个方言的声调无论怎么复杂，总会有相当一部分字有自己的单音节调，从调查单音节调入手会比较方便。但对那些不能单独作语音词的字就没法记，必须直接记双音节、多音节调。如果按照传统的办法，或者是无法记录，或者是违反事实，凭想当然为他们确定一个“本调”，这当然是不可取的。

以往讨论连读变调的文章常常谈到本调与变调的关系，指出决定变调的因素可能是中古音来历，也可能是语法结构。这跟我们的再认识并无冲突。不同的只在：我们把它看作语音词中单音节调和双音节、多音节调的关系。

四、语音词声调的类型分析

单音节语音词的声调即单字调，一般比较简单，双音节语音词（多音节语音词往往只是单、双音节词的延伸）的声调即连读调，则各地方言有很大差别。现在据我们所知的材料，试图对双音节调作一些类型分析。请注意，这里不是对方言进行分类，因为不仅同一类型的双音节调可以出现在许多方言中，同一方言也可以有几种不同类型的双音节调。

一个语音词中两个音节的声调跟他们作为单音节语音时的声调相同，也即两个单音节调相连就是一个双音节调，例如：北京话“铅 tɕ'ian⁵⁵+笔 pi²¹⁴=铅笔 tɕ'ian pi⁵⁵²¹⁴”^①。这样，北京话的声

① 在具体标音方式上，为方便起见，暂时采用五度制的数字标调法。如北京话的四个单音节调分别是 55、35、214、51，用小字写在右上角。

调除四个单音节的外，还有十五个（上声 + 上声 = 阳平 + 上声）双音节的声调。也许可以把“铅笔”看成两个单音节调，但我们倾向于认为，把“铅笔”看作一个语音词更加恰当^①。天津话的情况^②跟北京话^③一样。

有时，其中一个音节的声调跟它单独作为语音词时的声调不同，如北京话“好” xau^{214} 和“好马” $xau\ ma^{35214}$ ，晋江话“茶” te^{24} 和“茶壳茶杯” $te^{24}\ k'ok^{1155④}$ ，但我们仍可把他们看作两个单音节调相加。

一个语音词中至少有一个音节的声调跟它作为单音节语音词时的声调不同，整个语音词的声调也跟所有单音节调不同。这种类型在各地方言中见得较多，我们认为是声调历时发展中的一个过渡性类型。下面是川沙话的例子：

骚 so^{53} + 牛 $ni\gamma^{213}$ → 骚牛未阉的公牛 $so\ ni\gamma^{5553}$

河 βu^{213} + 水 $s\eta^{44}$ → 河水 $\beta u\ s\eta^{2222}$

祸 βu^{213} + 水 $s\eta^{44}$ → 祸水 $\beta u\ s\eta^{1321}$

脚 $t\phi iA\gamma^{25}$ + 鱼 η^{213} → 脚鱼鳖 $t\phi iA\gamma\ \eta^{3353}$

北京话中传统所说的上声变为半上，其实也可以归入此类。例如：

北 pei^{215} + 京 $t\phi i\eta^{55}$ → 北京 $pei\ t\phi i\eta^{2155}$

老 lau^{215} + 王 $ua\eta^{35}$ → 老王 $lau\ ua\eta^{2135}$

一个语音词的所有音节的声调融合在一起，联合构成一个跟某单音节调相同的声调。通常认为的连读变调最复杂的吴语就常常有这样的现象。例如：苏州话中有五个双音节调，其调形恰恰

① 本文是对连读变调的综合论述，限于篇幅，具体方言的情况只能作为例子被提到，而不能对他们一一作更详细的分析讨论。为此在有关注文中列出了参考材料，请读者查阅。

② 请参看石 锋 1986。

③ 请参看吴宗济 1981。

④ 引自甘于恩 1985。

跟七个单音节调（即单字调）中的五个舒声调一致，下面是五个单音节舒声调和相应的双音节调比较，其中只有阴平调略有不同（但也可以视同一致），其余四个调都一样。

阴平	清	ts'in ⁴⁴	清爽干净	ts'in sã ⁴⁰
阳平	寻	zin ¹¹³	寻着找到	zin zɑŋ ¹¹³
上声	早	tsæ ⁵²	早点早一点儿	tsæ ti ⁵²
阴去	够	køY ⁵²³	够哉够了	køY tse ⁵²³
阳去	动	doŋ ²³¹	动气生气	doŋ tɕi ²³¹

这可以说是本类型中最典型的一种情况^①。

根据单音节调与双音节调关系的不同，又可以分为两类。

一是双音节语音词中各音节的单音节调都和那个双音节调不同，如苏州话“货 həu⁵²³”阴去和“货色 həu səŋ⁴⁰”阴平。由于双音节语音词中的各音节不一定都可以单独成为语音词，久而久之，在一些方言中，人们已经说不出这些音节的独立声调。例如上海话“世”字。

二是双音节调跟本词中的一个音节的单音节调相同。如上海话的绝大多数双音节调都可以看作跟它第一个音节的单音节调相同，如“糊、糊涂、糊涂虫、糊裹糊涂”都是阳去调。

带轻声的双音节语音词。我们认为这类语音词是有些汉语方言中重音化倾向的一种表现形式。它的两个音节一重一轻，声调就是重读音节的单音节调，轻读音节附着在重读音节上，不能使整个语音词出现新的调形，其中常见的是重读在前轻声在后（为了说明轻声的存在，我们另加 0 表示之）。例如，北京话“爸爸 pa pa⁵¹⁰、儿子 ər tsɿ³⁵⁰”，洛阳话“河南 xV nan⁵¹⁰、山东 ʂan tun³⁴⁰”^②。

这种情况赵元任先生在《钟祥方言记》中已经有较详细的描

① 请参考廖荣容 1983 及本书第二章第一节第一小节。

② 引自曾光平 1985。

述。现摘录于下（黑体是引者加的）：^①

去聲接陰平就只降而不升，跟陰平合成一次的去聲，如畫山的畫只略降就接上山字。去聲接上聲跟輕聲也只降而不升，如畫馬，畫達△的畫。去聲接陽平或去聲第一個去聲變高升近陰平，如畫人跟畫樹連讀，畫字調比樹字調高。其餘各調相連沒有什麼大的變化。各調字下接輕聲字的時候，輕聲就佔上字調的尾部。

貴陽話中有一種聲調類型，我們曾稱它為“相當於輕聲的變調”^②，即有的語音詞的後一音節，不管它單念時是什麼調，一律讀成高平調，調形跟陰平調相同，但要輕一些，不是真正的陰平調，可以說是北京話“鉛筆”和“爸爸”這兩種語音詞類型的過渡型。按本文的標調法，可以只記5。下面是新舊標調法的比較：

娃兒 ua ɿ er ɿr → ua er³¹⁵

耳朵 er ɿ to ɿr → er to⁵³⁵

衣裳 i ɿ saŋ ɿr → i saŋ⁵⁵⁵

我的 ŋo ɿ le r → ŋo le⁵³⁵

在上海的青少年中，近几年出现一种新的声调类型，即不论各音节的单音节调如何，一律读成前轻後重的 4413 调，如：“困觉 k'uən ko⁴⁴¹³、一点点 iiʔ ti ti⁴⁴¹³、规规矩矩 kue kue tɕy tɕy⁴⁴¹³”。这种新的声调正在常用词中不断扩散着，是很值得注意的语音现象。

本文提出的再认识主要基于对北京话和吴语的研究，其他方言虽有涉及，但材料不多。我们热诚希望对此有兴趣的同行能为我们提供更丰富的材料，以补充或纠正我们的初步认识。

[附记] 1985 年 7 月，我们借汉语方言学会第三届年会召开的

① 引自赵元任 1956b, p.9。

② 请参看本书第四章第一节。

机会,在山西五臺山讨论並写成此文。参加者有汪平、钱乃荣、石汝杰、石锋、廖荣容。其间,也跟参加方言学会年会的部分同行作过讨论,得到他们的启发。有的同志热心地为我们提供他们未发表的方言材料(详见有关注释)。在此一併致谢。

第二节 汉语方言四呼比较^①

把现代汉语普通话的韵母系统分析为开齐合撮四呼,可以很好地反映普通话语音构造的特点。这种方法也为普通话和汉语拼音教学提供了很大方便。但是,四呼並非天经地义^②。在丰富多彩的汉语方言中,语音构造方式形形色色,远非所有的方言都有普通话那样整齐的四呼结构。这个情况虽已逐渐为人们所了解,但还没有人作专门的比较研究。本文打算作此尝试,以便更深入地了解整个汉语语音系统的结构、性质及其历史来源。

在写作中,我们深感材料的不敷应用。几十年来,虽然有了大量的各地方言报告,但是,第一,汉语方言实在太多,未开发的方言还是多于已开发的;第二,已有的材料口径不一致,大量材料由于出于不同作者、不同目的,所包括的项目很不相同,有许多报告内容虽多,却难以利用;第三,不少方言虽已有人调查,但成果尚未正式发表,无法利用;第四,也不排斥某些材料可靠性不够,不敢使用。

现在,我们只能尽可能就手头见到的、大致比较可靠的材料,选取47个较有代表性的点,列表比较他们声韵母的拼合关系(表全部列文末)。这47个点是:

官话13个:北京(北京官话),昌黎(北方官话),洛阳(中

① 原载《中国语言学报》第五期

② 参看李 荣1985“关于方言研究的几点意见”第壹节。